

每到一处，我总要去寻访当地的名人故居。于我而言，那不仅是旅途中的一站，更像是一场与敬仰的历史人物跨越时空的精神对晤。六月，我去芷江，专程拜访沈从文先生的旧居。先生的文字，素来如清溪漱石，细腻地勾勒出湘西的山水人情，展现出人性的善良与美好。他的《湘行散记》里，有数个篇章写到芷江。当走进沈从文旧居，那古朴的建筑、陈旧的摆设，有着岁月的温度，瞬间将我带回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。我在先生当年伏案的那张书桌前静立良久，恍惚间，仿佛能看到先生当年伏案写作的身影，听到他那支笔在纸上沙沙作响的声音。

中,成为他一生前行的指引。

科研,倾注心血图的是国强

朝鲜停战后,汽车三团又投身三年战后重建,直至1956年4月才回国,驻防青岛。黄建华深知,和平建设时期已然来临,唯有掌握知识本领,方能替牺牲的战友实现强国之梦。于是,他奔赴新华书店,买来初中代数,每日撕下5页随身带着。军训间隙,别人谈天休憩,他却蹲在地上,以树枝为笔,在地上认真验算。凭借这股痴迷劲儿,领导提议送他去潍坊解放军第一文化补习学校深造。

在那里,黄建华听闻北京解放军油科学校招补4人,他没日没夜地复习了一个多月,最终成功考入。然而,1958年4月,中央决定军队大裁员,解放军油科学校与后勤学院合并,也面临大量减员。此时已是排职干部的黄建华服从命令,脱下军装,复员成为武汉电线厂的一名普通炼焦工人。

命运的转折总是突如其来。不久后,已从南开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的弟弟,得知大学要扩招,1958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无法满足扩招生需求,便接连写了十多封信,力劝大哥哥考大学。黄建华权衡再三,向厂长请了两个月假“恶补”知识。最终,成功考上了武汉大学化学系,开启人生新篇章。

在武大,黄建华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。由于他的顽强刻苦,武大1959年化学系拟新设高分子专业时,特送包括黄建华在内的4位大二生,到当时由徐僖学部委员(现称院士)领导的成都工学院全国唯一高分子系培训。1962年,因遇国家困难时期,武大拟建的高分子专业被撤销,黄建华又回武大化学系,多读一年。1964年毕业后,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,正式投身科研工作。

战争中心科技落后带来的伤痛,始终萦绕在黄建华心头,促使他全身心投入科研,尤其是在我国我军的薄弱环节发力。黄建华参与的首个研究课题是“军用光学仪器防毒课题”。当时南方梅雨季节,望远镜不出三个月,镜面便霉斑密布。外镜面的霉斑尚可擦拭,内镜面的霉斑却难以处理,严重影响军训和战备。1965年,国防科工委将解决这一难题的任务下达给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,黄建华也加入研究团队。

团队深入陆、海军部队,北京微生物研究所,收集引起望远镜镜面内外生霉的菌种达80多种,经层层筛选,确定8种代表性霉菌作为杀灭目标;又收集300多种有杀霉菌效果的化合物,逐步淘汰杀菌作用弱的,从20个减到15个、10个、5个。随后,50台望远镜被调拨到陕西三线某基地,对5个化合物的杀菌效果做环境加速试验。黄建华担任现场观察者,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,他目不转睛,认真记录每一个数据,最终将5个化合物淘汰至3个。

接着,国防部调来150架德制、日制、美制和国产的各式望远镜,分别在云南西双版纳、宁波军港、福建三都澳三个梅雨气候最恶劣的环境,对3种化合物的杀菌效果进行长年实地考验。经过无数个日夜的不懈努力,H50、H162脱颖而出;1975年专家鉴定会上,H50化合物一举夺冠,获得国防科工委技术进步奖一等奖、国家创造发明奖二等奖。钱学森在评审会上高度评价: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,为国防事业解决了这个‘老大难’。”

1981年11月,我国一项科学研究震惊世界:人工全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成功。这是一项具有世界开创性的研究,在生命起源研究上意义重大。黄建华参加了部分化学合成核苷酸片段,并会同细胞研究所提供假尿嘧啶核苷。这是一种稀有单一核苷,合成过程极为麻烦,且当时相关原料无法进口。团队另辟蹊径,从一篇资料中得知人尿中有微量“假尿嘧啶核苷”,经计算,合成5克需要3至4吨尿液。他们计划收集年轻人较集中、身体好的人群的尿液。当过军人的黄建华想到了解放军,想到了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。他拿着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开具的介绍信,前往“好八连”联系。连长、指导员得知是用于科学研究,大力支持。

第二天,黄建华和同事拉去十多个空塑料桶,放在连队厕所所收集尿液。三天后,他们换上一件陈旧的衣服,陪着三轮车一个多小时去取尿。“好八连”战士做事认真,早早将盛满尿液的塑料桶移到厕所外。黄建华和同一车一桶一桶搬上三轮车,十几个塑料桶的尿液,因震荡和盖子不严实,沿途渗出刺鼻的尿臊味,引得路人纷纷侧目;怎么现在掏粪工如此年轻?他们艰难往返,一次就要花两个多钟头,满头大汗、饥肠辘辘,但因赶时间,不敢喝水进食。就这样连续多次运回研究所,自己安装设备提取,像作战一样,夜以继日,抢占制高点,按时完成提供达到99%纯度5克样品,没有拖全合成的后腿。1988年,该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。

黄建华还参与含氟农药除草剂项目的研究课题。20世纪70年代末,国内农业领域对于高效除草剂的需求日益迫切,传统除草方式效率低且劳动强度大,而国际上含氟农药除草剂已展现出显著优势——在黑龙江农场等地的试验田里,使用进口氟灵乐的棉花与大豆种植区,不仅杂草得到了有效控制,农作物产量还提高20%。面对这一国际先进农业技术的巨大差距与国内农业生产的迫切需求,我国毅然决定自主研发。

1985年以自主开发含氟农药创制为主的603课题组成立,在组长吉景顺领导下,包括黄建华在内的七位同事齐心协力。后来,按化学部成思危总工程师建议,“中试”采取全国招标,六家农药厂入围。1987年3月投标审核评定专家会上,浙江东阳农药厂中标。黄建华具体负责“中试”的协调、指导,他八次深入东阳农药厂,落实试验的各项细节。那时交通不便,他每次去东阳都要坐站12小时火车到义乌,再转2个多小时汽车到东阳。有一次,按照约定,黄建华要到东阳参加一个“中试”的关键会议,必须当日赶到。可是那天,火车到义乌时晚点,赶不上到东阳的长途汽车。为不影响第二天的会议,黄建华毅然在路边拦去东阳的顺风汽车,多次被拒甚至挨骂,最后拦到一辆货车。而此时,他已经两餐没有吃饭了。

这个项目在化合物结构中引入氟原子或含氟基团,提高了高效性、低用量和低毒性等特点,在国内农药、医药行业引入“氟原子”具有开创性。该项目获得浙江省1991年度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三等奖。

余热,永不熄灭的使命之光

1992年6月,黄建华卸下了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工作牌。朝鲜战场上“取得的”三等甲级残疾证书(现对应七级),本可作他在养老院社区梧桐树下的藤椅上安享晚岁的理由,可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的老兵,总想着胸口揣着未燃尽的火种。“我是踩着战友的尸骨活下来的,我要替那些烈士们活

读到作家王芸笔下《时间的沙漏与文学的回响》,文中她立于三毛故居桌前的那份感怀,竟让我生出奇妙的共鸣。我也曾到过舟山定海的三毛纪念馆,向那个用文字构建了撒哈拉、万水千山走遍的女子致敬,她的热烈、不羁与对生命极致的爱,曾为年少的我推开了一扇遥望广阔天地的窗。

无论是沈从文笔下那沉静如水的质朴纯真,还是三毛生命里那奔流不息的自在洒脱,这由文字承载的“回响”,都如同涟漪,无声地扩散,连接起往昔与当下、作者与读者。我们在这回响中辨认彼此,也在这回响里见证了文学那穿越时空、直抵人心的永恒力量。(周璐)

着,我得替他们把没走完的路走下去,要替他们为共和国做事,为人民服务。”

离休三十三载,黄建华的职务退居到二线,工作仍在一线。社区里、母校中、贫困地、军营内,处处都有他奔波的身影,他用行动诠释着一名老兵的责任与担当。

2018年4月,86岁的黄建华、胡明慧夫妇入住上海养老社区。本以为黄建华进入耄耋之年,到这儿会静下心来休养,可他闲不住,依然身兼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志愿军参战老兵兵团副团长,是党的政策的讲解者、英模人物的宣传者、正能量的传播者。这些年,他就《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《雄安新区》《乌克兰局势》《信仰的认识与探讨》《党的二十大引领我们新航程》《浅谈核酸》等内容,深入学校、社区、机关、企业、军营等不同场合进行义务宣讲,近千张幻灯片在不同的光束里流转,点亮无数求知的眼眸,温暖无数困惑的心灵。

从武大走向科研的黄建华,一直心系母校。他在武大上海校友会一干就是20年,把秘书长的座椅坐成了瞭望塔。这位从化学实验室走出的老兵懂得,知识的火苗比炸药包更能炸穿贫困的壁垒。不定期给母校校友总会捐款,为激励更多学子投身化学研究,2014年秋,黄建华在母校设立“武汉大学志愿军奖励金”,为武大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优秀教师、学生开展创新研究提供经费支持。2023年以志愿军名义资助化学学院建立党建活动室。其夫人胡明慧,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64届高分子专业毕业生,夫唱妇随,率先捐出30多万元,像投入湖面的石子,荡开校友们接力捐赠的涟漪。

黄建华的祖籍是湖北黄梅县。他了解到小池镇弘芝福养老服务中心院长吴艳红,办了一所专门收养五保户、孤寡老人、残疾人的福利院,便联系上了吴院长。2022年8月,黄建华捐款26800元,为福利院配备了电动洗澡床,让残疾老人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待遇;2023年的年夜饭,是他出资委托吴院长承办的,他还给每位老人派发了百元红包;2024年冬天到来前,他又出资18630元,为每位老人新置了一件棉袄。武大上海校友中有几位年轻校友,他们从农村考入大学,最后到上海工作。谈到农村孩子求学艰难,他们十分感慨,想在武大上海校友会下设立一个爱心分会,为农村贫困地区孩子求学伸出援



我留给这个世界的痕迹(油画)

杨烨妍 作

手。黄建华热情支持,并乐意担任名誉会长。他不顾耄耋高龄,两次与几位会友到革命老区井冈山农村实地考察。最后,他们决定支持吉安县各村小学的“希望工程”,黄建华先后捐赠30多万元以及一些教学器材、书籍等。此外,黄建华和夫人还为泰和县一所小学的一个班级捐赠了书柜和图书,并命名为“志愿军图书角”。

深夜的灯下,93岁的黄建华仍在奋力敲击着电脑的键盘,他始终忘不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们。根据抗美援朝时期亲历,黄建华先后独立或合写了《战友的回忆》《战地情怀影集》《黄浦江畔珞珈人》《大杂烩》《匆匆那些年》《军旅之恋》《一个汽车兵的故事》等八本书计300多万字。其中15万字的《一个汽车兵的故事》,是他在抗美援朝战地的亲历、亲见和亲闻。最近,黄建华还创作了反映朝鲜战场美军战俘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《他们改写了世界战俘史》(暂名)。他还先后给国内外媒体投稿并发表数十篇计40多万字的宣传英雄模范事迹的文章。2020年10月,在几位健在志愿军老战士和家人的配合下,他利用多年积累的200多张图片,自己花钱制作了一套展板,在上海市4个区6个场地举办“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巡回展”,让观看这个“个展”的人读懂了何为“信仰”。

黄建华和子女都未曾从商,他的日常收入仅有退休金和残疾补助金。他和夫人生活极为简朴,甚至被旁人觉得有些“小气”。出行时,他们总是选择步行,或者乘坐公共汽车、地铁,很少乘坐出租车。但每逢国家有难,如1998年长江抗洪、2008年汶川救灾、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,以及各类助学、助老、助困活动,他总是慷慨解囊。夫妇俩还连续9年资助一对家境困窘的初中生,直至二人分别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并顺利毕业,用知识为孩子改写了命运。

早在2014年7月9日,黄建华就与夫人胡明慧一同签署了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的协议。他说:“我这一生是幸运的,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在解放全中国的战场和抗美援朝的战场,有的战友死后遗体都未找到。我死后也应‘光身而走’,给国家做最后的贡献。”这句朴素的誓言里,藏着一位老兵对生命最虔诚的注解。

江花周刊

2025年11月6日 星期四

黄建华,祖籍湖北黄梅县,1932年6月出生

于湖北武汉,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,参加过衡宝战役、广西剿匪、解放海南岛等。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,中共党员。1958年4月部队大裁军复员进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,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。1992年离休,入编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《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人名录》。在部队荣获大功一次和三等功三次(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三枚),在研究所参与三个科研课题组分别获得1983年国家发明奖二等奖、198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、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,有机化学所记大功一次。

永不褪色的『志愿红』

老战士黄建华跨越世纪的奉献之歌

□王仁山



汽车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。



黄建华和他佩戴的标志(1954年)。



黄建华(左一)和战友们战地留影。

一位老兵的毕生信仰

□王仁山

这是一位从武汉走出去的英模人物,今年已然93岁。

2024年7月的一天,我意外接到一通来自上海的电话,电话那头,一位自称黄建华的先生表明来意。原来,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正在精心编辑《从战火中胜利归来/上海志愿军老战士回忆录》一书。书中,原59师175团的上海老兵沈政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,其中涉及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壮烈牺牲的20年175团团长洪定泰。然而,命运弄人,沈政老人在回忆文章初稿完成后,突发疾病不幸逝世,这使得文中相关内容的核实工作陷入了困境。

黄先生在网上留意到我长期专注于军史研究,还撰写过一些关于20军英烈文章,于是便想方设法辗转联系上了我。随后,我们添加了微信。在交流过程中,我发现黄先生每次发来的信息都十分详尽。基于这样的交流体验,我主观地认为他是一位军史研究爱好者,年龄大概与我相仿。

但几天后,黄先生的一番话让我大为震惊。他告诉我,自己是一位志愿军老战士。我实在难以置信,要知道,如果真的是志愿军老战士,那现在至少也该90岁了。如此高龄的老人,竟然还在为整理英烈事迹而忙碌,还能写出那么长的交流帖子。我赶忙拨通了微信电话。经过一番确认,我才得知,黄建华先生今年已经93岁高龄。

在后续的交流中,我对黄先生的经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他于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入伍,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他是一名九死一生的汽车兵。在那场残酷的战争中,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,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表现,多次荣立战功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,他转业投身科研领域,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才华,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,再次立下大功。退休后的三十年里,他依然没有停下奉献的脚步,痴心于公益事业,坚持不懈地投身于助学、救灾、助老、助困等各类活动中。

这样一位生命不息、奉献不止的志愿军老战士,又恰是我们湖北武汉走出去的英雄,他的事迹让我深受触动。于是,我与他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与交流,最终写成了这篇稿件。